

# 文学要努力反映时代

□何建明

新经济文学是一个大概念，是一个有意思的创新，是具有独创性的学术问题，值得我们文学界高度关注。

当下的中国经济有几种新的形态：一是特区式的经济新形态，以最早、最有影响的深圳为代表，还有珠海、浦东等。二是像天津滨海新区这样的工业园区式的新区。第三个特别需要关注的形态，是西部的崛起。这三个形态之外，最近我一直在写作和思考的，就是国家用几年时间完成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经济形态。每个形态都可以提供很多新的思考。

那么，作家在新的经济形态中应该如何面对，我一直有深深的危机感，中国很多作家与现实生活、跟经济生活是脱节的，是门外汉，没有能力融入当下的经济大潮。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一些作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远远跟不上这种飞速的变化，也没有能力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们缺少对中国新的经济形态的了解，

这是致命弱点。

作家常常拿出自以为是的理由安慰自己：要跟生活保持距离。我们与其追忆远去的时代，不如感受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我们来研究新经济文学是特别有意义的事，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很多东西，而我们的文学假如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没有感情，也不去关注，那我们将有愧于这个时代。

四个新的经济形态中，脱贫攻坚也在其中。2017年我写了《那山，那水》，我写的浙江安吉的变化让我吃惊，那个地方离我老家苏州非常近，在那之前我不知道安吉是非常穷的山区县，这十几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引领下，变成了一个如诗如画的新天堂。最近我一直在贵州毕节最穷的地方采访，我们多少年没有完成的扶贫，最近两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不到这么落后的地区经济发展如此迅猛。这些变化都值得我们去看、去书写。所以，书写新经济文学，是今天历史、时代赋予我们作家的特

别重要的课题。

任何新的经济形态都跟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两种文学作品，一种是表现思想解放的优秀作品，比如《乔厂长上任记》等。还有一种是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品，一部作品促使中国一个科学春天的到来。这体现了文学对经济的影响，文学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所以文学和经济是互动的关系，今天我们既研究新经济形态下的文学现象，还要回过头来研究文学对这个时代起到的先导作用。在新的时代，这样的思路依然适用，给我们的创作带来很大的思考。

中国新的经济形态带给中国文学一个很大的宝库，文学要积极参与进来，关注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经济文学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我们要把它做大做扎实，做出成果。新经济形态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大课题，值得作家们去研究去书写，这是我们时代的需要，也是文学的需要，是作家们的使命。



## 新经济如何文学？

——浅议中国新经济文学 □闫立飞

新经济能否文学，这一询问不仅涉及新经济与文学两个主体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需要确证新经济文学这一命名与其指涉对象是否相洽，并且，提出这一问题潜在的潜在意义在于新经济文学已经崭露头角，或者在即将崭露头角的萌芽之中，这也代表或者展示了一种新可能性。这也是文学流派产生与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模式。

陈丽伟认为，“中国新经济文学，顾名思义，自然是来源于当代中国的新经济生活的文学。而中国新经济文学，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尝试去定义它：‘以开放地带的新经济生活为背景为素材，塑造典型的新经济社会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情感的文学作品。’”陈丽伟提倡新经济文学的写作，呼吁更多的理论家关注和研究新经济文学，同时她也承认，“中国新经济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有不少的作家在有意无意间，已经参与其中，并且也已经创作出不少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电视剧等各种体裁。但是，中国新经济文学却并未形成自觉的创作取向，也并未得到评论界及其他方面应有的关注、研究，以及发展上的支持”。

陈丽伟长期身处经济开发区域的生

活经验与写作实践和对新经济文学创作现象的敏锐体察，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状况与变化，使得这一概念具有了某种超前意识和现实性。因此，随着新时到来，新经济能否文学的问题，已经转换为新经济如何文学了。

新经济文学首先是一种新时代中国文学。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理念不仅使得发展观念得到端正、发展方式得以转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而且促进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稳定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的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广泛，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文学艺术的要求日益增长。中国新的经济形态在反映新时代的需求、促进和召唤以新经济为基础的新的文学出现的同时，也扩大了新经济文学的内涵。新经济文学必然是一种新时代文学，并在新的矛盾的基础上已然展示出新的创作方式、表现样态、话语品格和传播途径。新的经济作为基础作用和影响新经济文学的同时，这种作用与影响与作为主体的新经济文学样态与话语品格之间没有必然或直接的关

联，它只是以显性或隐性的形式支持或参与新经济文学的建构。

新经济文学应该是一种同时代的文学。所谓同时代的文学，是指新经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而言。新经济文学与时代之间应保持着依赖而又脱节的关系。只有依附于时代，新经济文学才能与作为基础的中国新时代的经济基础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反映新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总体精神。稍稍翻阅文学史就可以发现，中外几乎所有伟大作家如但丁、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等都创作出展示时代总体精神与社会风貌的同时代的优秀作品。但是，文学创作又是一项极其复杂与创造性的精神工程，它不仅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光晕”效应，需要作家本人极具个性与才能的艺术创造，而且在作家与时代、创作与对象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即所谓的“脱节”关系。因为只有与时代的“脱节”中，才能获取观察时代的视点，才能得到创作的支点，才能死死地凝视时代，从而抵达时代的内部，感知和探索时代之光无法抵达的晦暗，并在风云变幻的新时代中获得书写的力量。新经济文学的同时代性，使其具有了与时代既依赖又脱节的

辩证关系。

新经济文学必然是介入与实践的文学。新经济文学的同时代性赋予了它的介入品格与实践性特征。新经济文学的介入性与实践性，既表现为“描绘典型的新经济环境，塑造典型的新经济人物，讴歌崭新的新经济时代”具有古典倾向的直接介入与创作实践，同时又是行动意义上的介入与实践。正如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强调，文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表明立场，“不管你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所以，介入与实践的作家不仅要拥抱今天，要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时代，下定决心为这个时代仗义执言，而且要抵制“为后世而写作”的诱惑，抛弃死后扬名的幻影，深深介入当下，为绝大多数人写作，为中国人民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精品。新经济文学作为介入与实践的文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立场，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学创造，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文学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新经济文学既可以表述为新经济基础支撑的一种文学新形态，又可以理解为展示新时代背景下经济、政治、文化、文明、生态等各个方面的活动与交往的广义文学创作与活动。这样的新经济不仅可以以文学，而且正在文学。其前途广阔，未来光明。

# 新时代语境下的新经济文学创作

□李掖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重提出了关于“新时代”的伟大构想。在“新时代”蓝图绘制中，新经济文学创作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

中国新经济文学创作，主要指“以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经济生活为背景为素材，塑造典型的中国当代新经济生活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情感的文学作品”，多元文化在其间激荡激荡，新时期的主流价值在其间建构完善。它不仅是对当代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接续，更是新时代语境下一次十分严肃的艺术实践。我以为，切实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是所有从事新经济文学创作和研究者们要高度重视的当务之急。

第一，新时代语境下的新经济文学创作，应该充分展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力度、活度和开度，充分展示中国民众视阈的广度、思辨的深度、创新的力度和人性的高度，讲好具有多元审美维度的新经济时代的中国故事。

根据今天人们已达成的基本共识，新经济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储存、使用和消费基础之上的经济，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二是资产投入无形化；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四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五是经济决策知识化；六是社会生活现代化。置身如此广博丰富的社会生活空间，新经济文学的题材与主题自然生成了无限丰富的路向，一切关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国计民生各个方面的事情，如招商引资、征地迁村、旧城改造、产业调整、产能升级、国际金融、生态保护、道德失范、法制法治、互联网+、全球经济一体化等等，汇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资源。上述无论哪种题材都有英雄用武之地，关键是要积极参与国民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建设，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的正能量，理直气壮地贬斥一切华靡和鄙俗的伪作品、伪文本，警醒人们有效地抵制心灵污染，力促人性朝向文明高尚的境界不断提升。而题材的丰富性势必呼唤着创作体裁的多元化和创新性，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可齐头并进，共创中国新经济文学的辉煌。

第二，新时代语境下的新经济文学创作，应该全力塑造和讴歌新时代语境下新经济生活中的英雄形象。中国新经济舞台上活跃着一大批最具创新精神的“时代弄潮儿”，他们是新经济锻造出的新英雄，既包括拼搏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上那些具有前瞻性发展思路和主动性行为能力的高智商、高学历、高职位的经济管理者和文化产业精英，也包括生活在都市底层、工作在基层一线岗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普通劳动者。一大批改革英雄、科技英雄、文化英雄、知识精英、产业标兵、道德模范等新经济业界英雄形象，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夯实了“新时代”历史观、文艺观的坚实基础，绽放出民族精神、美学价值的新光芒。

全力塑造和讴歌新时代语境下新经济生活中的英雄形象，其旨归不仅在于增益人民群众对于英雄的体认，更在于唤起人民群众对现实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激活人民心中的英雄情结，激活并光大英雄榜样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当代文学中我们熟知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为例，当年《创业史》在全社会形成阅读热潮后，广大农村地区一时间诞生了数不清的“梁生宝”，一大批社会主义新人奋不顾身地投入了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又如《林海雪原》中智勇双全能谋能战的杨子荣，曾激励了无数年轻人的从军报国梦。新经济文学创作不仅应该把这些“英雄形象”塑造得真实而鲜活，更应该深入挖掘其高尚高贵的精神品质，使其在当下现实中绽放光芒，以榜样的力量鼓舞人们投身现实积极奉献。概言之就是以英雄为镜，激发民气，砥砺人心。深长思之，在“新时代”塑造和讴歌新经济英雄，实在是辉煌的现实所赋予的时代使命，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发出的历史召唤。而新经济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则要坚守纯正的艺术立场，磨砺清醒、犀利、及物、高效的批评锋芒，拒绝瞻前顾后、左右逢源，杜绝以市场为导向的跟风从俗行为，真正发挥好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引领之功。

第三，新时代语境下的新经济文学创作，应该全力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完美统一。

党和国家之所以对文艺创作投以深沉的期望，正是因为文艺作品的特殊性。文艺作品能够通过生动形象的艺术形式将博大精深的思想喻于审美之中，使人民在获得审美感受的同时，生发出对其思想观念的深刻理解与高度认同，如盐溶于水，体匿而性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素来特别注意发挥文艺作品的鼓动作用，甚至形成了“红色文艺”的文学史谱系，诞生了一大批“红色经典”。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一方面因为它们真实再现了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具有高超精湛的艺术感染力。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完美结合，使这些“红色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我们在汲取“红色经典”的英雄叙事传统营养的同时，应自觉遵循习总书记对文艺创作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号召，始终兼顾思想与艺术优质同构，警惕并抵制粗制滥造的不良倾向，当年鲁迅曾对“宣传口号”式的文艺作品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只喊标语口号是无法真正打动人心、无法有效提升人性的。因此，我们今天塑造和讴歌英雄的艺术作品，决不能沦为思想理念的应声虫和传声筒，传声筒式作品所讴歌的英雄，不仅不会引起人们对英雄的热爱和向往，反而会引来广泛质疑和鄙薄。而如何实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统一，是对广大作家思想、认识、审美、技艺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传承，激活民间文化活力，古今贯通，中西融会，不断提升创作质量，切实丰富发展中国新经济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和类型。

## 「新经济文学」契合

## 新时代的历史语境

□陈丽伟

新时代不可阻挡地到来，带给当代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前所未有的明确。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一条红线就是要努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创作反映劳动人民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优秀作品，要为时代而歌。这不是个人对作家的要求，而是一个时代对作家的要求，是时代赋予每一个中国作家的责任。

新经济文学提出了反映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现实的文学概念，并呼吁作家们认真体悟、努力挖掘身边的现实生活素材，积极投身创作队伍，努力塑造新时代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积极创作反映当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尤其是经济生活带给国家与个人从外部风貌到心灵世界的递进嬗变的文学作品。

40年的改革开放，整个中国从经济社会环境，到人的生活方式，到人的心理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对应到文艺学术，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语境，新时代的艺术学术自身，也应该积极与新时代的语境相契合相律动。

你一定无法拒绝高铁对出行方式的改变。京津之间半个小时，京沪之间四个小时，它拉近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拉近的是两个城市的社会环境与各色人群的距离，经济生产模式与居民生活方式的距离。当然，这种拉近也带来一些心灵的不适和新的矛盾冲突，比如，一些由于距离产生的美瞬间消逝。由此，新的经济生活方式也带来了人的伦理关系的更新。即使在农村，以往的一家盖房子、一家收苹果、摘棉花，全村人只要有空都会来无偿帮忙的模式也已不复存在，而都变成了货币结算，在简单直接的交换中，传统的街坊邻里之间的温情在渐行渐远。对应在城市楼群中，有的已不只是对

门不认识对门，而是对门有事赶紧关门。而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天涯海角的两个人聊得如胶似漆，素不相识的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

这些，都直接和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发生着切肤联系。作家可以逃避，但无法改变。你可以关上窗子无视远处飞驰的高铁，但你会无视家中电脑飞快的网速，不会无视自己银行卡利率的起伏，不会无视水电气热公交自驾就餐旅行的各种支付方式已经日益电子化，身处这样新的社会环境中的作家，无法熟视无睹心如止水。

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语境，前所未有的现实场景与矛盾冲突，也带给作家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只有那些敢于面对挑战，勇于迎接新生事物，善于从时代社会变迁中挖掘出典型的故事与情节，塑造出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提炼出时代伟大主题的作家，才能创作出史诗巨著并永存史册成为经典。只有属于时代的，才会属于历史。时代在呼唤新的《创业史》，在呼唤新的“杨子荣”，呼唤在各行各业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新“梁生宝”。

睿智前瞻的作家已经主动拿起笔，投身文学创作，积极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挖掘文学素材的富矿。宁肯的《中关村笔记》，宋晓军和杨丽萍的《快递中国》，王十月的《寻亲记》，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等大量作品，从各个侧面各个领域表现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迁。红酒经济里的微妙博弈、中关村对一个国家科技的无声支撑、快递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悄然改变、底层打工者维系亲情的努力挣扎、过桥贷款等金融运作的私密内幕……前所未有的经济生活现实，成就着前所未有的新经济文学创作效果，这并非传统工业文学概念所能涵盖。新经济文学作品的体裁，也在从较为迅速便捷的报

告文学、非虚构、诗歌等，正迅速铺向传统叙事文学，一个积极反映改革开放后中国现实生活场景的现实主义文学浪潮正稳步走来。

作家们应该如何尽快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经典力作，我有如下的建议：

一是应该有高屋建瓴的胸怀与视野，洞察与思辨，能从40年尤其其新世纪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洪流中，厘清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潮起潮涌嬗变中的历史主线，从而提炼出契合时代要求的伟大主题。

二是要有敏锐的发现与深入的挖掘，善于从熟视无睹的新经济生活场景中，发现并提炼出符合创作主题的故事情节、矛盾冲突与经典语言，讲好中国故事，铸就经典新作。

三是要锻造高度的合并概括能力与具体的人物塑造能力，能从时代的波峰浪谷中，发现具有各个层面代表性的各类大人物和小人物，将其塑造成一个典型形象。

四是语言要与时俱进，跟上语言自身包括网络语言、新媒体语言及其模式的发展，认真学习并熟练驾驭新经济时代语言的内涵与外延，能指与所指，包括网络语言、新媒体语言的形式与构成，赋予文学语言以更多元的审美，更深入的感染力，更丰富的表现力，打造出与新时代中国新经济文学相对称相促进的文学语言。

再有，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引导。传统的理论与批评，尤其是相当长时期的文学评论，大都跟在作品后面，对已经完成的文学作品已经发生过的文学事件作出评判，而较少前瞻性地对作家的创作方向给予引导或提出参考。在新时代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守株待兔的批评已嫌被动，时代也在呼唤具有文化自信与前瞻视野的评论家的主动参与。